

女记者社会敏感问题采访纪实

罗侠卧底

罗侠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罗侠 著

罗侠卧底

LUOXIA WODI

中国工人出版社

探索工作室 策划

关注社会热点 凸现公众良知

罗 侠 卧 底

LUOXIA WOD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侠卧底/罗侠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

ISBN 7-5008-2725-3

I.罗... II.罗... III.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5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462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011

印 刷:重庆邮政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 1/32

字 数:140 千

印 张:7.375

定 价:18.00 元

女记者社会敏感问题采访纪实

罗侠……记者当到后来，真的像二战之后的美国特工记者了。

……全球最为活跃的美国新闻界二战后吸纳了大量失业的特工人员，新闻采访的性质和方法由此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

如果说，美国的这种变化是由新闻人的成分导致的，那么中国则是因为社会形态的迅速复杂化。有相当部分年轻的新闻人立刻利用了这种变化，将新时期的新闻做出了国际水平。

内 容 提 要

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格异化,我们所生活、工作的城市,时刻都存在着一个个陷阱,时刻都上演着一幕幕丑剧……

本书作者是一位新闻记者,她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乔装采访,为我们揭示了城市生活繁华掩盖着的腐朽,华美装饰下的丑恶:天涯歌女、午夜牛郎、传销陷阱、江湖游医、美女交易……一个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城市公民可能不会相信:一切就在身边。从而,这本书又成了一本城市生存必备书。

作者在每一篇采访稿后附有采访手记,情真意切,体现着一位新闻人的人格魅力。

题 记

真相，
真相，
是我卧底惟一的追求。
为了它，
我必须忘掉自我，
恰如其分地成为相应的角色，
领悟并迅速用角色的思维、习惯处理问题，
除了一个如克隆出的身体仍归属自己，
我的全部心智必须异化。
惟恐露出马脚的提心吊胆让人片刻不能安宁。
每次采访都是一次吉凶未卜的壮烈出征。

“一把琴儿，一把泪，我那可怜的女儿哟，今夜你又流浪在何方？”天涯歌女昔日的悲惨命运不知在善良人的心中演绎出了多少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而今天，几乎是在一夜间，重庆大街小巷的“夜啤酒”、“麻辣烫”小店里，又涌来了众多结队而行、身挎吉他，口操苏北、湖北、河南等地口音的卖唱女。在她们“含情脉脉”的微笑中，五音不全的歌声里，又有着怎样的身世、背景呢？

——摘自《天涯歌女在山城》

英俊的脸庞、健壮的身材和颇具男性魅力的微笑，是“牛郎”们的共同点。夜幕下，他们坐在女人身旁，自然而优雅地做着各种表情和姿态，让女人陶醉、痴迷……

——摘自《午夜牛郎》

在渝都酒店、大都会附近,我见到了一群撒开脚丫子、拼命追着一对对“情侣”乞求他们卖花的小女孩。跑了这对,又去拦另一对,好似永不知疲倦,上了发条似的。我明白,她们小小年纪就这么“勤奋”,都是因为在黑暗处有一双狠毒而贪婪的眼睛在紧盯着她们,稍一懈怠,就会像刚才那女孩一样被毒打。

——摘自《夜幕下的卖花女部落》

2001 年新春伊始,随着风起云涌的民工潮,在重庆各大人才劳务市场的门口及人流量特大的车站、码头、火车站、步行街、闹市区,突然杀入了一支操“川味”普通话,以中年妇女为主打的招聘队伍。她们手持一块用破纸板写就的招聘广告,却“牛劲”十足地号称要“100 万年薪聘服务员”,在山城重庆刮起了一阵迷人的旋风。是企业财大气粗,真心觅才,有意炒作,还是一个铺满鲜花黄金的陷阱?记者进行巧妙的卧底采访,却发现了其中惊人的内幕……

——摘自《百万年薪买美女》



无 大 行 便 言 私 弱 字
 险 者 都 人 ； 身
 畏 ， 的 坚 有 因 恩 所 隐 罗 为
 前 一 的 韧 了 为 怨 不 身 人 侠 女
 行 侠 梦 和 千 无 私 今 的 众 。 人
 的 客 想 ！ 情 的 ， 罗 是 ， 如 ，
 勇 之 ！ 激 的 ， 即 侠 ， 洞 其 却
 气 路 情 力 量 使 不 古 察 名 取
 。 充 正 努 是 动 侠 时 了 一
 满 力 罗 一 刀 客 世 行 个
 了 实 侠 支 枪 仗 走 纯
 太 践 以 笔 敢 负 剑 江 粹
 多 着 她 一 于 篋 湖 雄
 的 一 个 特 张 仗 ， 性
 艰 个 立 纸 义 难 强
 难 侠 独 ， 执 免 扶
 和 之 免 扶 名
 凶 之 免 扶 名

目录

- 1 天涯歌女在山城
- 13 午夜泡吧族
- 29 光怪陆离的婚介所
- 51 夜幕下的卖花女部落
- 65 传销魔术大揭秘
- 上 仙诗坦蒙 仙乐飘飘
- 中 “绿色经典”最后的疯狂
- 下 上帝派我送钱给你们
- 118 “套羊”闹剧中的罪恶
- 136 拉爆“王牌 88”的神秘链
- 148 “军”字招牌下的阴影
- 164 百万年薪买美女
- 175 小心：有毒火锅
- 187 接触亚文化赁居者
- 202 附录一 当代版之《警世通言》/莫怀戚
- 205 附录二 我只做我自己/布溪
- 211 附录三 痴迷于新闻魅力的魅力女人/杨菁芝
- 221 附录四 天生女侠/老枪

天涯歌女在山城

“一把琴儿，一把泪，我那可怜的女儿哟，今夜你又流浪在何方？”天涯歌女昔日的悲惨命运不知在善良人的心中演绎出了多少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而今天，几乎是在一夜间，重庆大街小巷的“夜啤酒”、“麻辣烫”小店里，又涌来了众多结队而行、身挎吉他，口操苏北、湖北、河南等地口音的卖唱女。在她们“含情脉脉”的微笑中，五音不全的歌声里，又有着怎样的身世、背景呢？近日，记者对重庆街头歌女的现状进行了一次追踪采访。

接近这些卖唱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她们仿佛是从同一所纪律严明的学校培训出来的，无论你问什么都会说：“不知道。”其态度之从容、语调之老练，足以抵挡你对她们的任何进一步探究；其组织形式几乎都是2人一组的“阵营”，两个人一唱一和，问答间配合默契、滴水不漏。

这些卖唱女，小的仅五六岁，大的不过30来岁，她们脸上不论大小都涂抹着厚厚的脂粉，描着粗浓的眉。她们





从早到晚一家饭馆接一家饭馆地拉业务“卖唱”，一刻也不停歇。尤其是那些小女孩们，好似暗中有人监视似的，卖唱所得的钱大都被掌握点歌小本的那位女孩小心地揣进衣服兜里，再用别针别好……

在南坪“美食一条街”，记者跟一对年龄不到7岁的卖唱小女孩套“近乎”。在连着点唱她们5首歌后，记者拉着她们的手问其姓名，可谁知两女孩马上高度警惕，其中一个滴溜溜地转着眼睛说：“她叫阿香，我叫阿菊，家乡遭了水灾，跟爸爸妈妈一起出来讨生活……”一席对话下来，记者一下泄了气，谁都听得出来，她们回答记者的，全是“跑江湖”的谎言。第二天记者又换招术：不点唱，要其先真实地回答了问题再要她们唱歌。起初，她们也是谎话连篇地死缠，等到明白一定要说了真话，记者才肯付钱点唱时，那位叫阿菊的小姑娘轻声对记者说道：“我们有人管着，如果姐姐心肠好，就多点几首歌，帮帮我们吧！”

为了调查歌女这个神秘的部落，但又苦于歌女们守口如瓶、软硬不吃，记者只好采取笨办法——“跟踪”。

10月15日晚，根据前几日摸到的规律，记者在南坪“美食一条街”的“鳝鱼火锅”处，跟上了自称“阿菊”、“阿香”的两位卖唱女。两位小姑娘挨着小店逐一唱过后，大约到了12点半。看到两女孩做完最后一笔业务急急地往工贸汽车站走，上了一工贸往杨家坪的中巴车。记者慌忙打的紧随。到谢家湾后，只见两女孩下了车，左拐右转，进了

建设宾馆后面的一幢家属楼。记者也下了出租车暗中跟在后面,好像事前约好了似的,还没等两女孩敲门,楼下一间房门就开了,出来一个秃顶、微胖的中年男子。两女孩紧走几步,上前叫了一声“爹”。“爹”问:没事吧?女孩答没事,便都进了屋。就在这开门关门的一瞬间,记者见到屋里微弱的灯光下,除了几个纸箱外,就是一屋的地铺。一个看上去40开外的中年妇女背朝外坐着,想来应是女孩们的“娘”了吧。里面传出叽叽喳喳的声音,听起来有四五个孩子。为了不打草惊蛇,记者迅速离开。

那开门接“阿菊”、“阿香”的“胖阿爹”和屋里40开外的女人到底是何许人也?与这几个女孩究竟有何关系?要弄清这一系列问题,正面交锋肯定不行,记者决定还是从“阿菊”、“阿香”身上打开缺口。

第二天晚上,当记者把两套印有“还珠格格”剧照的不干胶送给正在卖唱的“阿菊”、“阿香”时,两个女孩恢复了儿童独有的稚真。相对较开朗的“阿菊”首先开始向记者说起真话来:她和“阿香”系安徽安庆同乡人,今年都已10岁了;她家里共有6姐妹,因家里太穷,姐妹6人都像她一样跟认的“爹”、“娘”在外面挣钱,每月每人有50元钱寄回家;她自3岁起就跟一个叫“钱奎”的人辗转海南、北京等地卖花。当记者问及想不想父母时,她犹豫了一会才说:“想的,可是,要给家里挣钱呀!”“阿菊”还说:她已记不起自己真名叫什么了,反正出来是为了挣钱,有个代号就行





了。她去年初开始卖唱,歌都是跟着磁带学的,吉他只会打节奏并不会弹。跟着现在的“秦爹”在西安、成都、绵阳等地唱过歌,每到一个地方,就立马租房住下。不许与外人说家常,不许告诉自己住哪里。每“搭”(对)每天必须挣 50 元,没挣足的第二天补,补不上,挨饿挨打不说,还不给家里寄钱了。“我们每个人都被‘爹’、‘娘’打过……”

“阿菊”还说:现在她们共有 8 个女孩跟着“爹”,一个月前本是 10 个的,因那两个长得“蛮丑”,又不会说话,挣不到钱,被“爹”丢在了成都。

就在“阿菊”向记者吐露真情的第二天下午,记者会同谢家湾街道、派出所工作人员赶到其租住的小红砖楼时,已是人去楼空,记者送给“阿菊”、“阿香”的“还珠格格”剧照被撕得粉碎,散落一地……

据其邻居、建设厂的退休工人周淑英老人说:昨晚,隔壁吵得很厉害,从 12 点多钟闹到凌晨 2 点多,其间听到了大人的打骂声和小女孩的哭声。今天早上 9 点多钟,她出门买菜时,就看到那胖男人和那女人正往编织袋里捆装行李,回来时,大人和那群小孩便都无影无踪了,去了哪里也没人知道……

几经辗转,记者找到了租赁屋的房东雷某。他说当时这对安徽夫妇找到他租房时,说这些女孩全都是他超生的孩子和姨家的孩子,出来演马戏挣钱“讨生活”的,根本没想到他们是喝孩子们血汗的穴头。

想来是记者昨晚的采访，惊扰了这对穴头夫妇，发现被人注意后，便立即换地方了。“阿菊”、“阿香”昨夜定是遭受了一顿痛打，或因为“犯规”而被“罚钱”。想到这些，记者不由心生内疚，更为“阿菊”、“阿香”们明天的命运担忧！

就在记者为小小卖唱女“阿菊”、“阿香”们的命运担忧、悲叹的时候，却无意中在解放碑中兴路“铁匠火锅”处与一江湖穴头正面交火。

当时，这位自称叫汤秀荣的安徽中年女人，躲在火锅店的阴暗通道里，暗中监视着她的两个女孩。当她们给一桌客人唱完《一剪梅》后，拿着5元钱，来到一冷饮摊，每人偷偷买了一支海冬娇的冰淇凌吃时，这个像“母夜叉”似的女穴头一下冲了出来，照着两个小女孩的后背狠狠的一脚，两女孩顿时朝前扑倒在地，摔了个嘴啃泥，海冬娇也摔出老远。还没等其回过神来，女穴头又冲了上去，抓着头发把两人拧起来，拽往黑暗处。两女孩吓得面色苍白，颤抖不已。一女孩的嘴被摔出了血，可依然口里不停地哀求：“娘，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可女穴头仍不罢手，又是劈头盖脸地乱打。两女孩发出了尖利而凄惨的尖叫，惊动了许多过往行人，记者和一老者上前拦住了女穴头。气喘吁吁的女穴头不服气道：“我在教育我自己的伢（孩子）关你们什么事。”围观者纷纷指责其野蛮行径。众怒之下，她不再言语，怒气冲冲地拉着两女孩往较场口方向走去……

记者追上前，拦住问她：这两个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



女穴头答：不管是不是亲生，跟我出来，我就是娘，她们就得听我的！当记者表示要报警，控告其虐待儿童时，她才有所收敛，转而低声下气地给记者说好话，大倒苦水：目前她手中有 11 个“孩子”，一月下来，收入也不过千把块钱，除去房租、伙食、路费，每月非但不赚，反而还要倒贴钱，“做我们这一行，真不容易啊！”可两女孩悄悄告诉记者，每个月就她们两个最少都要交给“娘”1000 多块钱。照此算来，这个女穴头每月收入起码在 5000 元以上。

汤秀荣还“透露”：如今干这买卖的多的是，仅她们安徽的安庆帮，在重庆就有 20 多户“人家”，既不偷，又不抢，谁也管不了，今天把我们遣返回去，明天我们又回来……

记者在追踪街头卖唱小女孩的同时，发现街头还活跃着不少年龄在 20 岁左右的“天涯歌女”。令人瞠目的是，其中不少的歌女，明里卖着唱，暗里却干着“三陪女”的买卖。

10 月 26 日深夜 12 时许，记者在李子坝就见到了两名歌女与客人调情般地对唱完“迟来的爱”后，一番低声言语，两歌女放下吉他，一屁股就坐在了那桌男子中间喝酒划拳起来。其间，桌上几个男子的手脚则不断地伸向歌女的敏感部位……很快，一桌人携那两歌女消失在夜幕中。“夜啤酒”老板告诉记者，每晚到李子坝一带来卖唱的歌女有 20 多对，她们一般都是既卖唱又陪客，有的歌女还有传呼，甚至手机，绝大多数是外地人，也有极少的来自重庆区县。有聪明的歌女还把传呼号留给各个“夜啤酒”的店老

板,有“业务”就传呼她们……一晚下来,卖唱加陪客,收入在 200 元左右。

一个叫阿华的歌女对记者说:像她这样一边卖唱,一边又操皮肉生意的姐妹,从小跟着穴头,做“女孩”时,就被穴头或让穴头给其他男人“碰过了”,有的还被穴头长期霸占。阿华有个妹妹(搭档)曾跟着一个叫李兴的湖北穴头辗转深圳、海南、北海卖唱、乞讨。妹妹 12 岁时,李穴头在半夜里当着众姐妹的面把“妹妹”强奸了。当时,十多个姐妹吓得浑身发抖,缩在床上不敢吱声。“妹妹”不堪忍受,曾多次逃跑,却被李穴头抓了回来毒打。最后“妹妹”被迫屈服了……

29 日晨,1 点过,随着阿华七拐八转地穿过居民楼,来到大坪虎头岩下的一个 2 层楼高的农舍里,正见到挎着吉他、拿着歌本的女子收工回来。阿华说,在这个上下 2 层不到 200 平方的楼房里,共住着来自各地的卖唱女 40 多个,并且,彼此都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死亡帮”。在不足 20 平方米的房里,一般要住十几个姐妹,每人都有一两套“出门”挣钱的好衣服,除此之外,这里没一样值钱的东西。面对记者的摄像镜头,这些刚归巢的歌女们一片惊慌。

在一楼左边头上的 3 间房门都紧紧地闭着,显得有几分神秘。阿华吱唔地说:“那是给‘特别客人’留用的。”便不愿再言语。突然,从 2 楼的一个房间里传出了一阵凄厉的哭叫:“我要死了,王哥你在哪儿,快来救我呀!”阿华皱着

